

数字再语境化进程中 Z 世代红色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高原¹, 王奕衡², 张雯冰¹

¹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 广东珠海, 中国

²珠海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珠海, 中国

【摘要】Z世代(通常指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群)作为“数字原住民”,其信息获取方式、审美偏好和价值观念呈现出碎片化、圈层化、体验化等新特征,这为红色文化的传统传播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认为,要实现红色文化在Z世代中的有效传播与深度认同,必须完成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的范式转换,其核心路径在于“破壁”、“融合”与“共鸣”。即,打破与Z世代之间的认知与情感壁垒;主动融合其熟悉的数字场景、话语体系和文创形态;最终通过情感代入与价值契合,实现深层次的精神共鸣,从而构建红色文化传播的新生态。

【关键词】数字再语境化; Z世代; 红色文化; 传播策略; 代际传承

1. 引言

红色文化是文化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凝聚民族力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然而,随着传播环境的剧变和代际的更迭,其主要受众—Z世代青年—成长于中国国力飞速崛起、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是“平视世界”的一代,也是浸润于短视频、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赛博空间”原住民。传统的、以单向灌输和宏大叙事为主的红色文化传播模式,在面对Z世代时,常出现“失声”、“失语”甚至“失效”的困境,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传播之壁”。这道壁垒,既源于话语体系的隔阂,也在于传播形式的疏离。如何让红色文化穿越这道壁垒,在Z世代心中生根发芽,不仅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更关乎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与国家未来的精神走向。因此,探索面向Z世代的红色文化创新传播路径,已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

2. “破壁”: 解构 Z 世代特征与传播隔阂

“破壁”是创新传播的逻辑起点,其前提是深刻理解Z世代的群体特征与当前传播模式存在的隔阂。

2.1 Z 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 媒介习性重塑下的认知与认同模式

Z世代是首代与互联网同步成长、将数字技术内化为“身体器官”的“原住民”。这一根本特性,系统性地重塑了他们的信息处理机制、社交联结方式与价值认同路径,构成了其独特的群体画像。

认知模式呈现“碎片化、视觉化与算法

驱动”的特征,他们的知识体系并非主要由学校教育线性构建,而是在社交媒体信息流、短视频和弹幕的“多线程冲击”下非连续地拼贴而成。这导致其对信息的要求是“高密度、强节奏、易解码”,也潜藏着“信息茧房”的风险,对突破圈层的宏大叙事构成了天然屏障。社交模式遵循“趣缘圈层化与线上社群化”的逻辑。地理空间不再是Z世代构建社交网络的主维度,基于共同爱好、审美和价值观的“趣缘”成为新的联结纽带。[1]这种圈层化生存,使得任何试图“通吃”的、缺乏精准定位的传播都难以奏效。Z世代不满足于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是“体验经济”的核心人群,渴望通过参与、互动、共创来定义自我和价值。其爱国情感,也更多源于对“蛟龙”入海、“天眼”探空、抗疫众志成城等具体成就的震撼与自豪,以及对公平、正义、环保等全球性议题的关切,而非对抽象概念的无条件接纳。

2.2 传统传播的“三重脱节”: 与 Z 世代数字生存现实的系统性隔阂

相较于Z世代的数字生存新常态,传统的红色文化传播模式在话语、叙事与渠道上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脱节”,这种脱节构成了传播实践中亟待被“破”的坚硬壁垒。

话语体系的“规范性”与“生活化”之间的脱节。传统传播习惯于使用高度凝练、规范严谨的政治话语和文件语言,其优势在于权威性和准确性。然而,这套话语体系与Z世代在日常数字社交中使用的、充满网

感、幽默、个性化和情绪张力的“生活化语言”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其次是叙事范式的“宏大性”与“个体性”之间的脱节。传统叙事长于勾勒历史发展的壮阔轮廓，强调集体的力量和时代的必然，这对于确立历史认知的宏观框架至关重要。对于追求个性表达、关注自我实现的Z世代而言，这种叙事缺乏一个能够让他们投射自身情感的“镜像”角色，难以产生“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会如何？”的深度代入感，从而导致传播内容悬浮于个体经验之上，无法落地生根。最后是传播渠道的“单向灌输”与“互动共生”之间的脱节。传统的传播矩阵，如课堂讲授、专题报告、主流媒体宣传等，本质上是一种线性的、中心化的“广播”模式，传播者占据绝对主导权，受众则是被动的“接收终端”。传统渠道的“你讲我听”模式，无法满足其强烈的互动、共创与分享欲望，因而难以真正嵌入其数字生活的核心场域，常常沦为一种需要被“完成”的任务，而非主动“参与”的活动。

2.3 “破壁”的紧迫性：从“文化收编”到“价值疏离”的风险预警

上述隔阂若不能得到高度重视与有效化解，将不仅仅是传播效果的“打折”，更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传播风险，即从预期的“价值认同”滑向非意图的“文化疏离”。这种感知会触发其潜意识中的防御机制，他们未必会公开反对内容本身，但却会以“沉默不语”、“圈内玩梗解构”或“敬而远之”等方式，表现出一种温和而坚定的疏离。这种疏离，并非源于对红色文化内核价值的否定，而更多是对其不合时宜的传播方式的“用脚投票”。因此，“破壁”绝非简单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一场关乎红色文化在数字时代能否持续保持生命力、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战略性突围。它要求传播者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和智慧，深入Z世代的数字田野，理解其语法，尊重其逻辑，方能开启一场新的、有效的“青春对话”。

3. “融合”：构建红色文化传播的创新矩阵

“破壁”之后，关键在于“融合”，即，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创造性融入Z世代的文化消费场景与符号体系中，实现“硬核”内容的“软性”表达。

3.1 内容融合：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关怀与青春对话

内容上，应挖掘红色历史中能与Z世代

生命体验相连接的故事。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成功便是一个典范，它没有脸谱化革命先驱，而是生动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陈延年等作为父亲、师长、青年的鲜活一面，他们的迷茫、抉择与热血，与当代青年面临的学业、理想、人生规划等议题形成了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这种对历史人物“人间烟火气”的还原，极大地消解了时代的隔膜。有研究认为，《觉醒年代》通过“人物弧光”的塑造，实现了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通，完成了主流价值的“隐形传播”[2]。

3.2 形式融合：拥抱新技术与文创形态

形式上，应大胆采用Z世代喜闻乐见的载体。一是数字文创与文博热潮，故宫、敦煌等文博机构的IP化运营提供了宝贵思路。红色场馆可以开发更具设计感和实用性的文创产品，如“新青年”帆布袋、革命诗词主题的盲盒、数字藏品等，让红色文化成为可以“带回家”的潮流符号。二是沉浸式体验，利用VR/AR/MR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让青年“穿越”到烽火岁月；开发红色主题的剧本杀、密室逃脱，让参与者在解谜和角色扮演中深刻理解历史抉择的艰难与伟大。三是影视动漫创新。除了《觉醒年代》等动漫作品用萌化的动物形象隐喻国家历史，其催人泪下的弹幕互动，正是形式融合激发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3]

3.3 渠道融合：嵌入圈层阵地与赋能用户共创

渠道上，必须深入Z世代的数字栖息地。一是入驻B站、小红书等平台。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内容搬运上网，而是用符合平台调性的方式进行“转译”。如B站发布的“军工记忆”系列，以其专业的剪辑和热血的解说，收获了大量的“一键三连”。[4]二是激发用户共创（UGC）。鼓励Z世代利用红色IP进行二次创作，如剪辑视频、创作同人画、谱写主题曲等。B站上大量《觉醒年代》“CP”混剪还原，本质上是用户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对红色经典进行解构与再传播，其传播效能远超单向推送。学者彭兰强调，在节点化的传播网络中，用户不仅是受众，更是传播者，激活用户的连接与生产行为是传播致效的关键[5]。

4. “共鸣”：实现价值认同与情感升华的终极目标

“融合”所构建的传播新范式，其最终旨归在于触发Z世代的深度“共鸣”。这远

非短暂的情绪波动或浅层的知识接收，而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情至理的复杂心理演化过程，是红色文化完成从“传播”到“传承”的关键一跃。

4.1 情感共振：共情机制下的历史“祛魅”与精神“赋魅”

通过“微观叙事”与“细节真实”实现历史祛魅，建立情感连接点。当《觉醒年代》细致刻画陈独秀与儿子们之间从隔阂到理解的父子深情，当史料披露陈延年、陈乔年赴刑场时回头对同胞微笑的从容，当一封封家书展现革命者对于亲人、爱人最质朴的牵挂时，历史人物便从冰冷的石碑上走了下来，成为了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同龄人”或“前辈”。当Z世代在弹幕中刷出“泪目”、“破防了”时，他们正是在为这份穿越时空的、具体而微的人性光辉所深深震撼。[6]

当历史人物以其鲜活、复杂甚至脆弱的“人”的形象站立在Z世代面前，他们为了理想而做出的牺牲与抉择，便显得愈发珍贵和动人。此时，其精神品格——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无私的奉献——不再是被灌输的教条，而是在强烈的情感冲击下，自然而然地被感知、被崇敬、被内化。这种基于理解与共情而产生的钦佩，完成了对红色精神最坚实、最真诚的“赋魅”。[7]

4.2 价值内化：从“历史镜鉴”到“现实坐标”的意义重构

情感共鸣奠定了信任的基础，但要实现持久而深刻的认同，必须完成从“情动”到“理知”的飞跃，即价值的内化。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引导Z世代主动发现红色文化精神内核与自身现实关切及时代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将其从“历史的镜鉴”转化为个人安身立命的“现实坐标”。

搭建“历史理想”与“个人梦想”的对话桥梁，Z世代身处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他们对个人价值的实现、职业生涯的规划抱有极高的期待。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对平等社会的追求、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这些关切高度同构。价值内化正是连接“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的枢纽。[8]

4.3 行为外化：从“心理认同”到“身体实践”的自觉传承

“共鸣”的最终完成态和最高级形式，并非停留于内心的感动与认同，而是体现为

积极主动的“行为外化”。Z世代将内化于心的红色精神，通过具体的、可见的实践活动表达出来，从而实现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传承者和创新者的身份转变。这种行为外化首先表现为“符号化”的认同表达与社群分享。更深层次的行为外化，则体现为“创造性”的参与转化与“使命性”的躬身入局。当价值内化达到一定程度，会激发出强大的创作冲动和实践动力。Z世代不再满足于仅仅消费内容，而是会运用自己的才华进行“二创”：将红色故事改编成漫画、说唱、剧本杀；更进一步，这种共鸣最终将导向一种“使命自觉”，即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在科研攻关中不畏艰难、在志愿服务中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9]当“强国有我”从一句响亮的口号，变为他们考研方向的选择、职业赛道的奔赴、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理性爱国表达时，红色文化的传播才真正完成了它的闭环，实现了从“入脑入心”到“践之于行”的终极升华。[10]

5. 结语

面向Z世代的红色文化传播，是一场关乎主流价值代际传承的深刻变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注意力争夺战”与“价值认同战”。破壁是前提，要求传播者从“教育者”转向“对话者”，真诚理解Z世代的数字生存方式，消解话语体系、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的隔阂。融合是关键，重在推动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青春化叙事、数字技术赋能和场景融合，使红色精神以更具时代感的方式绽放光芒，完成从“入眼入耳”到“入脑入心”的转变。共鸣是目标，追求深层次的价值认同。以“破壁”的勇气直面挑战，以“融合”的智慧创新方法，最终达成“共鸣”的深层效果。这一过程始于情感共振，承于价值内化，最终达成行为外化，是一个从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到反馈机制的全方位、系统性创新工程。

唯有如此，红色文化才能超越时空，使红色文化成为指引Z世代成长、激发强国之行的精神动力。唯有通过这场系统性革新，红色文化才能在Z世代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凝聚青春力量的“源代码”，激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参考文献

[1]李梦瑶,宋德玲.新媒体时代传播红色文化

- 的路径[J].炎黄理, 2025, (06): 175-177.
- [2]王江漂, 孙朗文, 刘凡溪, 等.Z世代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消费偏好研究[N].大河美术报, 2025-06-20(014).
- [3]杲雪, 杨天明. AIGC 赋能红色文化传播: 效能提升与路径优化[J].全媒体探索, 2025, (05): 74-76.
- [4]陈钰.红色文化在 Z 世代青年中的传播策略[J].新闻论坛, 2023, 37(06): 24-27
- [5]陈思楠.数字赋能“Z世代”大学生红色教育现实路径研究[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3, 32(06): 68-74.
- [6]蒋金霖, 叶晋茹, 张艺, 等.“Z世代”背景下延安红色文化遗产价值数字化传播策略探究[J].旅游纵览, 2023, (20): 122-124.
- [7]吴凌燕.红色文化在“Z世代”青年中的认同困境与传播策略[J].闽江学院学报, 2022, 43(04): 47-53.
- [8]杨菁菁.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图景与拓新路径[J].科教导刊, 2025, (24): 59-61.
- [9]杨菁菁.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图景与拓新路径[J].科教导刊, 2025, (24): 59-61.
- [10]贺莉, 王志臣. Web3.0 时代晋北地区红色文化社交媒体传播优化策略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 2025, 16(17): 90-94.